

刘爱玲 著



米家村九号

MIJIACUN JIUHAO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米家村九号/刘爱玲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513 - 0351 - 4

I. ①米…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4141 号

米家村九号

作 者 刘爱玲
责任编辑 韩霁虹 闫 瑛
整体设计 前 程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sybl@126.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插 页 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2.5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13 - 0351 - 4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54

一 车 站

叶小寒这个春节过得有点与众不同,确切说,她的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痛苦的抉择一刻也没放过她那颗二十八岁的年轻而脆弱的心。一边是自己年届六十的父亲的挽留,一边是大洋彼岸爱人的呼唤,而这一切缘自她去年秋天一个草率而又必然的决定:她自个儿做主把自个儿给嫁了,而且一嫁就嫁到了万里之外。

叶小寒的这个决定,把对她充满了期望的父亲气得差点吐血,老人拒绝参加他们在省城举行的婚礼,也始终没见那个“假洋鬼子”一面。“假洋鬼子”是叶小寒的父亲——乡村医生叶大成对准女婿的叫法。虽然叶小寒一再对父亲强调,人家不是洋鬼子,人家也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人家有名,人家叫丁少峰。可是叶大成一次也没叫过丁少峰这个大名,每次一提起就是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四个字恶狠狠地从他嘴里吐出来,透着一股子理想破灭的悲壮与绝望。而在假洋鬼子出现之前,他对叶小寒这个独生女儿曾经倾注了怎样的心血!寄予了怎样的厚望!他在她六岁的时候就教她背药性和汤头,出去采药时也带着她,他说,人就是上了大学能怎样?人为财死鸟为食

亡,归根结底还不是为了碗饭吃?在这个偏僻的山村,医生就是无冕之王,走到哪里不受人尊敬?他教给女儿看病行医的本领,就等于教给了她一辈子吃穿不愁的幸福生活!

可是叶小寒却不领情!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他原指望她在家里和自己一道支撑他们的惠民诊所,谁知她却和村里的一帮小姐妹去了城里打工。最初的怨气过后,他又原谅了女儿:去就去吧,她还年轻,外面的世界复杂着呢!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事实却并不真的是这样,让她出去闯闯也好,也知道马王爷的三只眼。他一直以为是自己的宠爱惯坏了女儿,即使在老婆早逝之后,他也丝毫没有因为老婆的去世而减淡一点点对女儿的爱,反倒因为父女俩的相依为命,对叶小寒倾注了更多的关爱。因此,当叶小寒在城里打工一年又一年,当叶小寒由最初的打工妹成了班长、大堂经理、总经理助理时,他漫长的等待开始充满恐慌。但他相信女儿不会扔下他不管的,直到去年夏天叶小寒告诉他,她谈了个男朋友,初听到消息的叶大成真是高兴坏了,一次次催女儿把未来的女婿带回来让他过过目,然而叶小寒答应着就是没行动。叶大成憋不住了,他向邻居交代了诊所停业休息的事宜,从老家大车倒小车地坐了十三个小时,终于赶到了叶小寒在省城打工的那家酒店,在叶小寒意外的目光中敲开了经理办公室的门。

叶小寒带着叶大成去了大雁塔、钟楼、大唐芙蓉园,咔嚓一张咔嚓一张地拍照片。叶大成好几次想张嘴问她那个事,都被叶小寒打岔搪塞过去了。那时候叶大成的表情有点呆,他黑乎乎傻呆呆的脸就这样印在了那些优美的风景中。他们在城里转悠了两天,在每一个景点拍照、留念,叶小寒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不提未来女婿的事。到了第三天,叶大成怎么都不出门了,闹着要见女婿,叶小寒没有办法,只好告诉他,他未来的女婿在国外,是个美国人。一听说女儿找了个洋鬼子,叶大成差点没跳起来,他耐着性子问他们是怎么认识的,未来的生活怎么安排。那一刻,他满脑子都是蓝眼睛大鼻子的八国联军祸害祖先的情景,难不成他们还没祸害够,现在又要祸害自己多年的心血?

仿佛听到他心里说什么似的,叶小寒说,放心,我不会给你找个绿毛怪回来,他只是入了美国籍,并不是美国人。

不是鹰钩鼻子蓝眼睛?叶小寒说,不是,就是中国人,跟咱一样,说的是陕

西话。叶大成心说这洋鬼子都成精了,还说陕西话!小寒耐心解释,说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嘛,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跟咱们一样的。只是早几年跟父母去了美国,说起来还是老乡呢,离咱老家不远。叶小寒的一番话让叶大成的心稍稍安稳了些,可是一想到女儿要找了这个假洋鬼子,自己的理想就彻底破灭了,他的情绪又激动起来。再一问,更不得了,他们竟然只见过一面,是假洋鬼子春天回国探亲时认识的。这更了不得,见过一面就让叶小寒发了疯,要嫁给他,这不是神经病是什么?叶小寒说,我们天天都见面的。叶大成更不能理解了,他在美国,你在中国,天天见面,说梦话吧?叶小寒说真的,我骗你做什么,是在网上。

叶大成的脑子不够用了,而且有点疼了,以前只听说这“网”害人,可没想到就轮到了自己,这不,小寒竟然被害成这样。他站起来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急急地说:走!跟爸回家!他想不来网上怎么能见面?都是骗鬼的话,他满脑子都是女儿受骗后流落异国他乡、一群黑人痞子围着叽里哇啦、而小寒无助地失声尖叫的情景。

小寒使劲地甩开父亲的手,她生气了,大声说:你先坐下!

叶大成的心终于稍稍安定下来,想一想,那家伙在美国,女儿在中国,女儿的安全暂时不会有问题,加之惦记家里的诊所,临走时撂下一句话:看你是要父亲还是要假洋鬼子?父女俩不欢而散。

坐在回乡的长途汽车上,叶大成的悔恨像滚滚的长江水一样:看来以往对女儿叶小寒这只小马驹的缰绳放得太长了,要东往东要西往西,怎么能由着一个小孩子的脾性,要啥是啥?

现在,叶小寒极力摒弃脑子里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她背着自己简易的大水桶包,在中午十一点出发,赶了二十里山路,来到了白云汽车站。她没有同伴,她是特意避开那些以前一起打工的姐妹的,她怕她们没完没了地盘问。因为经济危机的缘故,去年冬天很多南方的企业关门倒闭,没有倒闭的企业也早早关门放假。那些村子里打工的姐妹们早早地回了家,一个冬天早让她们待得心慌意乱,有人在年前就出发,反春运而行,希望能在春节期间找到用人的单位。剩下一些春节之后出门的,也是早早行动,赶初六就走了个精光。叶小寒初八出门是有她的原因的,一来,她想与父亲好好地待上几天。叶小寒自个儿

把自个儿嫁掉的举动把父亲气坏了,他对着她的电话暴跳如雷,到底没去参加假洋鬼子在省城准备的婚礼,梗着脖子要和叶小寒断绝父女关系。可是等到蜜月过后假洋鬼子一走,留下叶小寒也辞了工,守在省城学语言。叶小寒很聪明,几个电话给父亲一打,话筒里哭兮兮可怜巴巴地老爸一叫,叶大成的心就软了,就化成水了,女儿是他的命,他能不要命吗?于是春节前又上赶着叫女儿回来。叶大成与叶小寒都明白,如果签证下来,这个春节将是他们近期内能一起过的最后一个节日。叶小寒与她的假洋鬼子只是在中国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正式的婚礼还要等到叶小寒到了美国后才举行,他们初步把那个日子定在了明年四月。二来,她去年把自己嫁出去之后就辞了工,剩下的时间一门心思地学语言,等去美国的签证。她所报的那所语言速训学校正月十五过后才开学,她没有必要去那么早。

去往省城方向的长途汽车姗姗迟来,附近村子里外出的打工人员却像闻到了甜味的蚂蚁一样源源不断地向这个小小的山城汽车站汇涌。有拖家带口的,有拉帮结伙的,更有像叶小寒这样单独行动的。一时间,车站里人声鼎沸,人喊马叫,有找人的,问路的,更有找不到家长的孩子哭得眼泪鼻涕糊了一脸的。叶小寒就在这样一种再熟悉不过的氛围里买了票,又从流动的摊贩手里要了一瓶水,走到了停车位上。那辆意念中的汽车还不知泊在哪里,等待乘车的人却挤成了一疙瘩。

叶小寒凑上去,把自己也融入那纠缠着的一疙瘩里,然后找个空当拉开她的水桶包,拿出一个咸鸡蛋,她再次觉出这个春天她与以往不同的心境来。她能清楚地感受纠缠着的疙瘩里弥漫的那股焦虑,但她自己并没有。她只是看着他们,勾起一些伤感的回忆。是的,她爱父亲,爱那个边远山村给她的那种踏实的感觉。每次回家,车一到这个汽车站,她都会产生一种亲切与放松的感觉。那感觉就是家,而在家,她是不必小心翼翼的,她甚至可以无赖,可以小儿科,可以永远永远长不大。但是父亲让她留下来帮他时,她却犹豫了。她不能想象她的青春永远在一个小山村里,永远伴随着苦涩的中草药度过,黄连厚朴桔梗半夏,翻翻捡捡增增删删,她不能像父亲那样,为了一句空头的恭维而沾沾自喜;也不能容忍自己像父亲那样,为了多收入几毛钱药费而开了药不捡或用别的草药替代,虽然父亲说那就是乡村医生的生存法则。于是,她自己为自己做

了主,虽然她还无法知道,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

第一次出来打工是十几年前了,她偷跑出来的,约了邻村的小米,在深圳的一家公司做衣服。过年之后小寒就腻在小米家缠她,让她带自己去。小寒说你就带上我嘛,你还有个伴。小米说,你爸能答应?叶叔知道了还不撕了我!小寒说,他是他我是我,小米就只是笑,不说话。小米提了一桶猪食去喂猪,那帮吃货早在圈里踢踢咚咚闹翻了天,小寒二话不说接了小米的桶,一使劲,就从半人高的猪圈上给猪倒进去了。小米拉了扫把要扫院子,小寒又一把抢过来,说,我来。那几天,小米做饭她就帮着择菜;小米刷锅,她赶紧把猪食桶提来等着装泔水,就这样,直到走的头天晚上小米才答应。小寒还记得这个比她大了好几岁的初中同学,因为家里穷,上着上着就上不下去了,不是没学费就是家里有事,得回去帮家里,一段时间后又来了,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和自己同了级,分在一个班。小米的衣服总是又破又旧,去了深圳打工之后,却一年一个样。

过年回家,不说高档低档,就那衣服鲜亮的色彩就拽了一村子年轻人的目光。小寒高中毕业,打定了主意去打工,但叶大成不同意,小寒就走不成。但她真是铁了心的,约小米带上她。

早上四点,躲过熟睡的叶大成,在黑灯瞎火的村头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等到打着哈欠的小米。叶小寒跟在小米身后,小心翼翼地亦步亦趋,似乎是几年前的角色打了个颠倒。那时候,小米家里总是有事,来了后课程就跟不上,总要问小寒,那时的小米就像现在的小寒这样,跟在后头像个小尾巴。

正月里的车站即使在早上六点钟也已经人声鼎沸,小寒背着一只小小的布包跟着小米上了车,因是偷跑出来的,就没拿钱,车票也是小米给买的。就这样,她到了深圳。

到了才知道,小米的那家公司不是服装公司,而是生产尿素袋的塑料制品厂。小米做的不是衣服,而是蛇皮袋子。整个车间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塑料味,小米就在那种味道里把才生产出来的热乎乎的蛇皮布做成尿素袋。小寒问不是做衣服吗?小米说哪有那么好的事,那些工厂早都满员了,反正做袋子也跟做衣服差不多。小寒忽然明白了小米的手,那么粗糙的一双手绝不是做衣服做出来的,而是蛇皮布给拉的。

一阵躁动拉回了叶小寒的思绪,汽车来了。大家一窝蜂地拥了上去,穿着蓝色棉布大衣的车站工作人员声嘶力竭,那女子单薄的身体被旅客挤得东倒西歪,客车刚刚打开的门又关上了。女工作人员喊,站队站队,队站不好就别想着上车,也不会让司机开门的。乱哄哄的人群吵嚷着,终于出现一条歪歪扭扭的长蛇。叶小寒随着这条长蛇蠕动,极危险地倒数第三个上到车上,下面的人早已喊成了一锅粥。就这样,叶小寒在正月初八从家乡出发,开始了她不同寻常的生命之旅中的又一个春天。

二 米家村

叶小寒在傍晚又倒了一次车,到达西安城北客运站时,天刚刚开始泛出朦胧的亮意。几辆等客的出租车司机看到有客车,立马就转了过来。走吗?一个出租车司机问她。这还真是个问题。以往回到西安,下车只要说了酒店的名字,上了出租车就走了。租的房子就在酒店边上,结婚后也没搬出来,但在春节前,房东告诉她让她另找地方,他要对原来的房子进行简易装修。因急着回家,叶小寒把她简单的家当一打包放到了酒店一个姐妹的出租屋里,水桶包里背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就踏上了返乡的公共汽车。所以这次来西安,她首要的任务就是为自己找一个窝,然后把放在小姐妹那里的七七八八过日子的家什搬过来。

想了一下,叶小寒还是说了她原先住的地方米家村。米家村是个笼统的地名,方圆两公里的地界都属于米家村,是城乡结合部。这几年,外来务工人员越来越多,米家村村民们的房子就越盖越高,家家户户的地方寸土寸金,舍不得浪费丁点儿。这些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早已和城镇居民无二,只是没有工作。其实也不靠工作,一家的出租屋就够他们过上上好的生活。就拿叶小寒住的那家来

说,几年前她搬进去时才四层,叶小寒住顶楼靠右,到了夏天,十几平方米的风子里那叫一个热。现在,她的头上已经又顶起了三层。二〇〇八年四川汶川地震波及西安,叶小寒有一个月都睡在附近的华天广场上,她总担心头上那新起的三层鸽子居一不小心就砸到了脑门上。好在西安后来的动静不大,等到地震平息,房东又动了装修的心思,要对原来的毛墙毛地进行改造,装上地板,贴上墙纸,加上卫生间……叶小寒算了一下,她住时一层就有四家,现在七层的小楼里,楼道暗无天日,七层的住户有二十八家,面对着一个深不见底的天井,平常晾衣服都要费些周折。装修后的房租自又不可同日而语,但却不愁租不出去。

叶小寒在米家村村口下了车,在菜市场里一排卖早点的大排档里要了碗麻辣汤外加两个素包子,就算打发了肚子,然后向着米家村深不可测的村巷里走去。结果,她在左侧一家巷底的位置看到门上贴着一个不起眼的纸片:院内有空房。推门进去,院内的两只狼狗猛烈地叫起来,骇了叶小寒一跳,她几乎要退出来,这时从一楼正对的一间房里出来一个女的,大约四十来岁的样子,呵斥着,但那狗似乎不大听她的。于是她对屋里叫,卫国,你出来看下嘛!被叫做卫国的应声出来,一边抚着狗一边轻轻地叫,大黄听话,小姚,听话!两只狗就在他宽厚的手掌下安静下来,摇着尾巴讨好他。

叶小寒得以打量周围的环境,发现这家竟然有院子!而且楼层也不是很高,三层。叶小寒说明了来意,男子就把她带到了左手角上的一间屋子里。因为有院子,楼层又不高,这间十二三平方米的小屋就还算亮堂。这时候已是早上八点多,初升的朝阳有一缕金红辉映在青灰的水泥地上。这缕阳光也真是艰难,不知怎样突破了周围的那些高大的障碍物,但毕竟是照进来了。还有一点,就是房子里有一张床,床头一张简易桌子上放着一台台式电脑。叶小寒问能上网吗?男子说可以。以前这里是住了一位大学生的,那大学生学业完成,去了遥远的西部支教,这房子就空了下来。那张床叶小寒也可以用。

这样最好!叶小寒的心里先自满意了。虽说没有装修,也没卫生间,上厕所得出屋子,但是比起几年里地下室般的生活,叶小寒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至少,一根网线可以让她和老公随时保持联系;而一张床,又省却了她再买的麻烦。即使去年已经结婚,因为没打算在这里久住,也只是以前的床换了套新床上用品而已。而三层楼房,虽然叶小寒不知道楼上是否租了出去,但是比起二

十八家的七层小楼,自是清静不少,适合小寒一心一意学习。所以没费什么口舌就租下了它。

房东留着电视剧里李小龙那样的发式,很有些艺术家的气质。他个子不高,说话温文尔雅,衣着朴素,小寒猜他是位画家,又觉不像。音乐人?也不像。一时也不去猜了,却听他说,我叫苏卫国,你以后叫我大哥或者老苏都行,我平常不大出门,所以家里的安全你尽管放心。再说还有大黄和小姚,我是说这两条狗,它们是兄弟,也是我们家忠诚的卫士,以后你就知道它俩很好相处。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来找我。

房东的这番话是回答叶小寒她住的房子怎么没装防盗门的疑问的。叶小寒有点儿不好意思,她问今天住进来可以吗?另外,我不用你的电脑,我自己有。苏卫国说,可以,没问题。

交了房租,拿了钥匙,叶小寒放下她的水桶包,关上门,在空地上坐下来,正准备给西安的朋友打电话,丁少峰的电话就来了。他说,老婆,你找到窝了吗?路上还顺利吧?吃早饭了没有……一时间仿佛有千万个疑问在等着她。叶小寒的眼睛热了一下,把电话紧紧地贴着耳朵,听老公在那边啾啾地亲她,泪水就悄悄地下来了。她拉开水桶包找纸巾,一边答应老公的问话。丁少峰问感冒啦?她说没有,一边极轻地用纸巾沾了沾眼睛。算一算,大洋彼岸正是下午快下班的时间,公司工作的丁少峰忙里偷闲打来电话,这样的日子算来也过了三四个月了。虽然每天丁少峰都会有电话来,除过回家的那十几天,也每天都在网上视频见面,感觉还是像分开了一辈子那样漫长。

于是又说到签证的事。一提到签证,叶小寒与丁少峰之间就有了无尽的话题,比如红条,比如红条之前的几次调查。那些复杂的表格几乎全是英文的,调查的内容又千奇百怪,丁少峰与叶小寒一道分析,并讨论可能遇到的问题。还有,最后面见签证官的细节,签证官一个随机的心情都会决定你的身份证是立刻发放还是再等半年还是一年。还有,表格里每一细小的枝微末节都要注意,填错一项都会发回重填。这样重填的一个周期最少都在三个月以上……话题无尽继续,他俩每天都说,却乐此不疲。

才分开的那段时间,叶小寒曾试图在备受思念煎熬的时候给丁少峰打个电话,结果仅二十天电话费就用了八百多元,好在现在是丁少峰打过来。他告诉

她,在美国这样的电话是很便宜的,一分钟才一两分钱。所以,每当接到了少峰电话的时候,叶小寒都舍不得放下,她常常会产生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害怕一挂掉,那声音就消逝不见,害怕她在一瞬间将他丢失在那个遥远的国度,再也无法找到。谁说没有这样的可能呢?从他向她求婚的那天,从她答应嫁给他的那天起,她就开始了一种钢丝绳般的生活,现在,她却要把这种生活继续下去,直到拿到签证,飞往大洋彼岸。

可以说,叶小寒的二〇〇九年就是从一场充满希望而又时时恐慌的等待开始的。现在,她要把这个等待的过程变得稍稍能容忍一些,于是,和少峰打完那个马拉松式的电话之后,她愣了很久才从地上一使劲站起来,甩一甩窝麻了的腿,环顾四周,以决定一会儿出去后都要买些什么,并把存在朋友那里的家当拿回来。

三 苏氏父子

苏卫国的生物钟比他家客厅那只有些年头的摆钟要准确得多。无论头天晚上睡得有多晚,他都会在早上五点半准时醒来,然后一分钟也不停地起床,又用一分钟的时间收拾好床铺,走到户外去。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阴晴雨雪,这样的规律苏卫国从没打断过,这是他十几岁时在体工队养成的好习惯。现在他走到了院子,伸展手臂,做了两个扩胸动作,拴在门口的大黄和小姚同时站起来,兴奋地打了两个响鼻向他打着招呼。苏卫国走过去,解开它们脖子上的铁链子,顺手拿起了放在窗台上的皮带套。大黄与小姚都很自觉,自己一个个把头套进去,由苏卫国牵着出了门。他们一起在米家村的街道上跑过,出村口,往东跑去。

城市在次第醒来,米家村又开始了一天里最初的喧闹。许多街边的饭馆动作很大地拉开卷闸门,腾着热气的屋内人影绰绰,做着迎接早晨第一批顾客的准备。早起的环卫工人也在这一刻出动,挥动上面挂满花花绿绿塑料袋子的大扫帚,哗啦哗啦地清扫街面上的果皮、纸屑、各种包装袋、啤酒瓶、饮料盒……苏卫国知道,等到他返回的时候,米家村的村巷就会像一截疏通了的大肠,重新焕

发出勃勃生机。

六点半,苏卫国跑过米家村村口,往回跑。大黄和小姚在跑过龙龙食品部门时一起来了个小刹车,齐齐站住,坐下,等待苏卫国从老板张龙龙手里取了奶农为他一家人准备的鲜奶,一起往回走。有时候,苏卫国还会在米记油条铺前捎几根刚出锅的油条。深谙各种食品的营养成分,能说出各种肉类蛋类准确蛋白质含量的苏卫国其实是反对家人吃油炸食品的,但是他的父亲苏占江好的就是这一口。苏老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抱病也已二十多年。从他那次被下病危通知但又好了之后,苏卫国就下决心辞了工作回家照顾他。二十年的时光里,苏卫国满头的青丝已经灰白,他由一个前省级的围棋冠军磨炼成了父亲一个不可须臾离开的贴身医生。他深深懂得,有时候心情比营养更重要,所以,隔一段时间他会满足一下父亲这个小小的愿望。

六点四十,苏卫国准时进家,拴狗的时候看到房客叶小寒的灯灭了。很长时间了,叶小寒都是这样作息,在早上苏卫国跑步回来的时候关灯睡觉,然后早晨从中午开始。下午或者晚上去语言学校学习。才开始时,苏卫国不知道叶小寒的这个作息习惯,他向来睡觉都是很灵醒的,有几次就听到半夜里从叶小寒的房子里传来了隐隐约约的哭声,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让老婆林姗姗去敲门,才发现叶小寒在与远在大洋彼岸的老公丁少峰视频。回来老婆就埋怨苏卫国多事,苏卫国说我怎么知道?人家住咱这里,咱就要对人家的安全负责,万一出什么事呢?能出什么事?大黄和小姚是干什么的?林姗姗说。转回身去睡觉。她总是缺觉,正为苏卫国让她半夜起来恼火着。苏卫国还想说什么,也就没有再说。

现在,老婆林姗姗已经起来了,在忙她早上的那一摊子。洗脸、化妆——当然是淡妆。林姗姗是米家路小学六年级的数学教师,多年的讲台生涯已磨去了她的青春靓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稳与干练。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她还是希望那淡淡的妆容能给她一种站上讲台的自信。不知是谁说的,化妆是对要面对的人的一种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即使这种尊重面对的是一群渴望知识的学生。

苏卫国不管她,径直进了厨房,开灶,煮鸡蛋,热奶。苏卫国家的鸡蛋是他从远郊农村收来的土鸡蛋。他有一辆摩托车,在星期天林姗姗休息能帮他照顾父

亲的时候,他会为摩托车加满油,跑得远远的,去放松一下心情。而这些土鸡蛋就是那时候收的。它们大部分都是煮着吃的,因为苏卫国觉得,只有煮着吃,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鸡蛋里的营养被人体充分吸收。

七点,是他们家的早餐时间。之后,林珊出门,她得辅导孩子们的早自习。苏卫国收拾了碗筷,便扶父亲苏占江在他的床边坐下,拿出放在床头桌子上一只纸板箱里的透析液,备好。然后打开连在父亲身体上的管子,先把父亲身体里的废液透出来,这个过程他做得一丝不苟有条不紊。透出废液的时间大约是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有许多的故事就是苏占江这时候讲给儿子的。在日积月累的重重复中,苏占江的形象在苏卫国的心目中高大起来。

如果说,二十年前,苏卫国毅然放弃体工队的工作决定照顾父亲是出于一种责任和义务,那么,今天的苏卫国对父亲早已是崇拜与尊重了。在很多场合里他都说过,父母是家的围墙家的天,如果天不在了,这家就裸露在风雨中了。他说,要给老人一种尊严感,不要让老人觉得自己有求于孩子,要让老人觉得这就是他应该享受的。老人在家的位置应该是主导的,是绝对的主角,任何有意无意的忽略都可能是一种伤害,苏卫国是不允许这伤害出现在苏家的。

苏占江与儿子的中等身材不同,他体格高大,即使八十多岁了依然声如洪钟,不知道的人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位肾脏衰竭、做了十多年透析的老人。而他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都藏在他满身的伤疤里,那些伤疤又被一件再普通不过的棉质衣物给遮挡了。

苏占江鼓胀的肚子瘪下来时,苏卫国开始为他换上新的透析液,这当儿,已闭目了很长时间的苏占江睁开眼来,他说,人这一生啊,说不来!说不来!这是他故事开始的前奏,苏卫国说是啊!手底下忙着,让父亲的姿势更舒适一些。苏占江又闭了眼,仿佛睡着了。苏卫国知道他其实没有睡,像一枚叶片上的蚂蚁,明明看到叶脉分明,却无论怎样冲撞,就是翻不过另一面去。父亲是翻不过他自己的那一面了。在那里,他是一枚子弹,为着自己的理想,日夜呼啸。而这一切都源于一场偶然的事件。那是六十七年前……

六十七年前,家乡,菏泽。十六岁的少年苏占江和奶奶相依为命过日子,两亩薄田,春种秋收,倒也恬然自得。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来了日本人,日子的味道就变了,过得提心吊胆胆战心惊。那一天,犀利的北风像一把剔骨的刀

子,从人的脸上刮过,仿佛直接剔在颧骨上。十六岁的苏占江和村里的几个同伴前几天刚被日本人拉了去,此刻又被几杆枪逼着,在河道里推一辆搁浅的汽车。结冰的河水被脚一踩变成了冰汤子,灌进他单薄的破布鞋里,顺着河道的风让他的整个身体都冻僵了。胳膊腿都不是自己的了,每动一下,大脑发出了指令,它们却生生半天才有反应。而旁边的鬼子却端着刺刀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们,那些动作慢点的就要挨上几抽。苏占江的一双手早已不听使唤,他刚活动了一下刺痛的手指就被鬼子发现了,不由分说抽了他一军刺。这一下抽得苏占江只抽冷气,半天都说不上话来。再看旁边的工友们,也是被打得东倒西歪。一股怒火开始在苏占江的心里升腾着,十六岁的他越发想不通,为什么日本人敢在中国的地盘上为所欲为?疼痛……冷……他的意识开始模糊起来。就在这时,他听到附近山头上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先前虎视眈眈盯着他们的小鬼子一下子乱成了一锅粥,叽里哇啦地乱了阵脚。不知谁在喊:八路来了!快跑!苏占江一下子清醒过来,跟着那些被日本人强行拉来的人跑出了那片是非之地。

恐惧紧紧攥着苏占江小小的心脏,他发疯似的跑出了一身冷汗,跟着工友慌不择路地跳进了路边洪水冲出的一眼山洞里。枪声渐渐小了,之后完全静寂。夜深了,他们几个紧紧偎在一起又冷又饿,但没人敢出去。这样过了几天,他们才敢在晚上溜出去找点吃的。然而,冬天的田野是贫瘠的,并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用来填肚子。有人说,再这样下去,咱几个没让鬼子打死也得饿死冻死!谁说了一句粗话:妈的!该死的活不成,活人还能拿尿憋死?带头出了山洞。那人出去后没回来,外面死寂死寂的,大家不说话,却跃跃欲试着往外走,就这样,苏占江拖着沉重的双腿摸回了家。

与占江相依为命的奶奶看到占江回来,喜极而泣,一颗悬了多日的心终于放下。她立马出门抱来柴火,生火煮饭,还烧热了炕。那晚上,苏占江吃了奶奶做的玉米粥后躺在炕上,才觉出身上火烧火燎的疼,任奶奶用热毛巾敷日本人抽他留下的刺刀印。奶奶一边敷一边掉眼泪,苏占江的眼睛却睁得大大的。他问奶奶,为什么日本人能在咱的地盘上干坏事?奶奶答不上来。过了一会儿苏占江说:我要当兵!当八路!奶奶说,你不要奶奶了吗?苏占江说,我怎么能不要奶奶呢?是这世道不让人安生啊……八路是打日本的,这次要不是八路来,

我们得冻死在村外的河滩上,不冻死也得让日本鬼子打死!等我跟着八路撵跑了日本人,我就回来跟奶奶一起过好日子。

那之后没多久,苏占江就别了奶奶,从家乡山东菏泽那个小山村出发,仿佛山涧的一条小溪,汇入了抗日的洪流,奔腾到大海里来了。

是啊,人的命运,谁能说得清呢?

苏卫国为父亲做的透析终于做完,前后大约耗时近半小时,这是父亲一天三次透析里的第一次。之后,他扶父亲在客厅里坐下来,打开电视,放到父亲喜欢的军事频道。现在,是苏卫国的自由活动时间了,但是他还是坐下来,陪父亲看电视、聊天。他不想让父亲觉得,他帮父亲做的一切是一种义务,不想让父亲心理上产生有欠于他的感觉,他就想和父亲这么坐着,随便地聊些什么。